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1951-2011

短篇小说卷

夕阳山外山

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

1413130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1951-2011

短篇小说卷

夕阳山外山



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131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夕阳山外山/福建文学杂志社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4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ISBN 978-7-80719-607-5

I. ①夕… II. ①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517 号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夕阳山外山

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

责任编辑 谢 曦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网 址 www.hx-read.com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3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607-5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夕阳山外山 / 陶 荣 / 1
- 兰溪水清清 / 林丹娅 / 14
- 富贵婢 / 郭碧良 / 21
- 愉悦 / 杨少衡 / 31
- 鱼尾 / 阎欣宁 / 41
- 一个传言的证实 / 赖妙宽 / 63
- 半梦半醒之间 / 何葆国 / 70
- 名丑 / 聂鑫森 / 78
- 道口事件 / 北 北 / 86
- 去偷去抢 / 陈希我 / 104
- 雷余的诅咒 / 萧春雷 / 116
- 幸福的折撵 / 王立纯 / 129
- 官司 / 杨金远 / 141
- 雨把烟打湿了 / 须一瓜 / 154
- 科林斯柱 / 刘心武 / 174
- 装羊 / 李相华 / 178
- 小熊猫 / 谭 岩 / 193
- 逃脱术 / 施 伟 / 206
- 后记 / 黄文山 / 219

夕阳山外山

陶 荣

泉州的山山水水是美丽的，泉州的大街小巷是古老的，它是唐代的海运中心，那里至今还遗留着唐代的古风，满街满巷长着蓊郁的树木，家家庭院里种植着花花草草，波斯的水仙、天竺的玫瑰、阿拉伯的夹竹桃、汉唐的牡丹，四季常开堆满了花坛。而且大门总是敞开的，据说这也是唐代的遗风，愿意让远洋来的外国旅客在街上浓绿的树荫里，窥见家家户户清洁的庭院和艳丽的花坛。

泉州宽阔的海堤是唐代的海运码头，沿堤是连绵不断的巨大榕树带，蔽日遮天，郁郁葱葱。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从那海湾码头上铺开去的青石板大街，一直穿过城市的中轴线，延申到城市的尽头。那里有一座人工堆砌的土岗子。拾级而上，是一片规模宏穆的建筑群。这是兴建于盛唐时代，赫赫有名的开元寺。由于历代都有点缀，所以殿宇连接，院落棋布，古树丛生，绿树红宇盖满了岗子。特别是岗顶两座唐代的古塔，高耸入云，像是两根顶天立地的支柱，从海上就能远远望见。它们指引着古代海上远洋船只的进港拢岸，真正起着慈航普度的作用。

当年兴建这两座塔时，没有高架吊车，没有起重机，上千斤的巨木大石是怎样吊装上去的？巧匠们是砌一层塔之后，便用土将塔身埋成一座土丘，然后将建造用的木石滚上土丘，再建造第二层塔，一直造成了七级浮屠，四周的土已经是堆成一座小山了。然后将塔周小山似的余土挖走，庄严肃穆的一对姊妹塔便挺拔地站立在岗顶上了。那挖去的余土，铺设了一条围绕着开元寺的长长的大街，叫做建塔街。

正对着开元寺山门的铺子是一片叫做刘记正兴号的南纸铺。当年是专卖供应朝庙的佛教信徒用的香烛、纸锭的，民国以来，香火冷落了，反以售南纸为主了。

今年三月，正兴纸铺老板的小儿子刘盛均，从厦门集美学校初中毕业回家。他在通向泉州公路的车站上，一眼就认出了失踪三个月的同班好友王长水。那

时长水身穿着一身毛蓝布褂裤，背了一个小包袱，蓬头跣足地在大路上漫歌前行。盛均对长水是充满了敬意、友爱和好奇心的。他画得一手好画，人物花草，无不画得惟妙惟肖，是他们壁报组的美术编辑。他又很会玩，是逮鸟、捕鱼、钓青蛙的能手。他最得到大家拥护的还是那豪爽、好交友、爱打抱不平的性子。他个子小却很能摔跤，连高中的大同学都不敢欺负长水那一班的同学。所以，背后，人们对长水常有“小侠”之称。不过他就是有点古怪，想法与大家不同。他说上学只能混文凭，知识是学不到多少的；在学校里讲抗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他要到战地服务团去参加抗日工作。大家以为他是说着玩的，少年时代谁不喜欢发一通议论，吹吹牛呢？没想到一星期后，他卷起行李，带了一个小书包，里面装了一束纸，几支画笔，便走得无影无踪了。今天忽然在这里遇见，刘盛均喜出望外，连忙赶上去，一把拉住他。长水也很高兴，两人就站在公路旁拉扯起来，乱七八糟地谈了许多阔别后的人和事。最后还是刘盛均说：“战地服务团既然开拔走了，你又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如先到泉州住在我家里，等我二姐回来给你介绍，她认识战地服务团的团长。”

长水有点犹豫，盛均进一步鼓动他：“泉州风景可美啦，那唐代的开元寺里有一对塔，还有不少唐代的壁画，值得你去一画，听说庙里还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叫弘一法师，本是杭州灵隐寺的高僧，很有学问，讲道时僧俗听众挤满了大殿。他的书法精湛，四方求字的很多。我家就住在庙会大街，离那儿很近，你可以天天去逛。”

长水有点动心，便问：“你家还有谁？”

盛均说：“父亲，天天在外面打麻将，根本不照面。家里有我母亲、大姐。二姐上大学，不久就会回来。她会演戏，认识的人多，让她给你介绍去战地服务团。到我家去住吧，我们俩好好玩玩。”

长水就这样住在刘记南纸铺中。他天天在市郊游逛，写生。南纸铺有的是纸。他在盛均住房的四面墙上挂满了自己画的人物、风景、鱼鸟、花卉……不久，长水对开元寺雄浑的建筑发生了兴趣，每天穿堂跨院，登岗临塔，到处游览观赏。

一天清晨，寺里的和尚正在大雄宝殿做晨课。他走进了后殿右侧的一个园林，穿过假山里的月洞门。月洞门有一堵影壁紧靠着，远望去，宛如一堵完整的墙壁，人们往往看不出那里有一个门，以为是走不通的了。但是今天清晨的朝阳，斜照在影壁与月洞门之间，显示出当中有一条小路。长水蹑足钻进去。一绕出影壁，长水震惊了，那里是一个色亮哗然的世界。头上是一片银色的玉兰

树的花冠，地上是点点绿色的苍苔，四周的花墙上长满了爬山虎，仿佛在这新绿如梦的当中，供奉着一尊全身透亮宛如万盏银灯的古玉兰佛。

长水抬头审视那蔽日遮天的树冠上无数的玉兰花，好像都在冲着他无声地大笑，显示着春天威猛的力量。他梭巡了一下四周，一个人影子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院内是那样静寂。他再看看头顶上的朵朵玉兰，心想：“插两枝在花瓶里，多香呀！”

想着，他甩掉了脚上的鞋，猿猴似的沿着枝干攀缘而上，直达树梢（他本是上树的能手）。当他在一条叉枝上坐定，置身在这无数朵玉兰之中，四周飘浮着沁人的清香，恬淡怡人，阳光照射着花瓣透明如灯，露珠蒸发的水汽从花瓣上冉冉升起。他拣了顶梢上的一小枝柔嫩的花枝，使劲一折，“咔吧！”长水没有想到春天的嫩枝竟会这样响亮。阳光从折掉的花枝的空隙穿射过来，十分耀眼，他一低头，啊呀，树下有一个老和尚在向自己招手呢！不睬他，再把看中的另一枝折下来。他又折了一枝。

再看看那和尚走了没有？怎么？还在向我招手。

长水心中纳闷，怎么这和和尚既不言语，也不干涉，却一个劲儿地向我招手，不禁脱口而出：“你要干吗？”

只听见树下一个平和的声音：“这话应由我出，怎么倒出于你口呢？怎么是你问我干什么呢？”

长水想了一想，慢声慢气地道：“我嘛，折玉兰花，你不是看见了吗？”

老和尚说：“花开花落，万物自在。你为什么要折花离树呢？玉兰生古树不是很美的吗？”

长水想，老和尚是慈悲呢，还是吝啬呢？于是调皮地说：“我要画它。玉兰花是要败落的，画在画上，不败不落，不也是很美的吗？”

“哦，讲得有道理，你会画画？下来谈谈吧。”

“这不是假话，我是画得很好的呢！”长水一面说一面往下爬。

老和尚在树下殷勤地说：“当心！树高枝脆，藓苔冷滑，不要失足！”

这句话不说犹可，一说，长水便将两枝玉兰衔在嘴上，纵身向下面一跳，双手抓住一根横枝，轻轻一荡，从树上跳了下来，直身挺立在和尚面前，随手取下了嘴上的玉兰花枝，冲着和尚晒然一笑，然后用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和尚一番。只见他年近古稀，疏眉朗目，面貌清癯，微带笑意，颌下有稀疏的长髯，穿着一双布条缠成的行脚鞋，风度自然，神态恬静，悠然地数着手里的念珠。

“小居士你会画画？到我禅房里去坐坐吧！”

他声调恳切，有如倾诉着整个心灵。长水感到一种特殊的温暖，马上答应，高高兴兴地跟着法师走了。

原来院子的深处，有两排修竹掩映着一溜三间禅房。走进禅房，对着门窗有一张高大的红木禅床，上面雅致的螺钿文饰闪着浅彩的幽辉。长水坐了上去，晃动着两条悬空的小腿，抚摩着禅床上螺钿镶嵌的万佛图，欣赏不已，等到法师递给他盖碗茶时，他才起身接过盖碗，抬头四处观望。只见左右两壁尽是书画经笈，其中书法最多，大都是题赠弘一法师的对联。但是在这些充满佛家空灵寂灭思想的对联当中，却有一副：

念佛不忘抗日，
抗日不忘念佛。

字体古朴苍瘦，赫然在目，下面的署名是“一音”。再一看，禅桌上还放着一副已经写好的，翠墨犹新的对联，上联被风卷起，看不清楚，下联是“明月满山头”，署名“弘一”，字体是一样的古朴苍瘦。长水猜想着这位长老准是弘一法师，而弘一也就是一音。长水正在出神，弘一法师悄悄地问道：“你看这副对联意思怎么样？”

长水想了一下说：“字写得不太好。你的字没有撇，又没有捺，有点枯瘦。”

弘一法师安详地说道：“有撇有捺是字，无撇无捺也是字，就不知道你心中是有字还是无字？”长水冲着弘一咧嘴笑着说：“老师父，你说话真有意思，尽绕弯弯，你就问我念过几年书，识得几个字吧。告诉你，我初中也没有念完，你信不信？你这墙上挂的字，我没有不认识的。”随手指着东墙上的草书条幅，脱口念道：

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
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
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声。
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

“这是唐人钱起给一个日本和尚送行的诗，对不对？”

弘一点头说：“对，你的国文造诣不浅呢，这里有纸有笔，有新研的墨，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长水立刻握笔蘸墨，然后歪着脑袋问：“写什么？”

弘一法师说：“随缘。”

长水便在一副写对联的纸上用心地一笔一画地写成了五个笔意颖秀的中楷：“玉兰生古树。”

最后的一个“树”字，还用了小篆，颇有画意，然后翻开另一张纸递笔给弘一道：“老师父，你写下联。”

弘一法师搦管，一挥而就，写的是大楷：“善果结因缘。”

字体和长水写的一样，只是大了一倍，在纸上更见充实。弘一说：“我是仿你的字体写的，‘果’字也是用小篆。”

长水钦佩地说：“原来你也会写各种字体，你写得比我好，又能写大楷，我只会写中楷，你教教我吧，也送我一张字。”

弘一执笔示范道：“将来一定送你一幅，不过写斗大的字要用斗笔，这并不难，主要在悬肘运臂，你过去没有各种笔和练写大楷的机会。”随着又问：“这里有笔墨颜料，你愿意画一张画给我看看吗？”

长水拣起了纸张和画笔，就看着窗外的一树玉兰，勾动点染起来。弘一便在禅榻上闭目打坐了。约摸一个时辰，长水画好了。弘一也结束了打坐参禅的功课，走到窗前来长水的画。只见满纸玉兰，勾动成形，敷以白色，嫩瓣当中还细心地点上了黄色的花心，那盛开的玉兰花勾动得奔放有力，柔嫩的玉兰花苞也描绘得楚楚动人。弘一评论道：“你画得很好，白描上很有功力。铁线银钩，准确有力，妩媚处也含刚劲之气，这样的根基是很难得的，跟谁学过？”

“自己练习的。不过你再说说，有什么缺点。”长水恳切地说。

“两个缺点：一个是在用色方面。用佛家的语言，有所谓有色界与无色界，你弄不清他们的关系，你看，”弘一法师指着窗外的一树玉兰花说，“物自有色，光本无色，光物相映，物自变色。玉兰本白，花草互映，白非尽白。”弘一说着便在画上的花丛深处刷了几笔淡墨，使得深处的花影朦胧；又在边缘的玉兰花上，轻抹了一层淡绿，顿时画上的玉兰生动起来。长水的心也不由得怦然跳动，他喜悦地对法师说：“这是我从未听过的理论呢！”随即又问，“那第二个缺点呢？”

“第二个画‘形’与‘势’的问题，你这幅画，画得太满了，太真实了。朵朵清晰，反而失去了万朵玉兰的声势，失去了早春威猛的力量。”弘一一面说，一面着笔涂改。长水伏着桌子越看越喜欢，忽然抬头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对弘一高声说：“老法师，我要拜你为师啦！”

弘一吃了一惊，住笔回头问道：“学什么？”

“当然是学画啦！”

弘一沉吟了一下，太息道：“智者！智者！”接着又说，“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教

的，你的画意来自民间，你的笔调师法自然而有独特的颖悟，不是一门一户可以拘束得住的。你要借鉴古今中外，自创新路。但愿：‘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长水笑道：“法师，你说话又绕弯弯了，真有意思。”

这时已晌午，小和尚送来了斋饭。法师招呼长水一起用膳。长水因为没有吃早饭，已经很饿了，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弘一怜惜地看着这个独立不羁而又充满才华的流浪少年，殷切地说：“以后有空可以常到我这里来看书，写字，作画。也可以到我这里来随缘用饭。在我的朽年，我很高兴结识你这个少年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长水简单地告诉了弘一自己求学的经历，以及离开集美要去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的打算。然后又说：“最近一两个月我还走不成，我很愿意到你这里来学习，不过第一，我可不愿意白吃饭，最好让我做点工，担水劈柴，我都来得。再说，我最想学画，你怎么教我呢？”

弘一说：“妙悟者不在多言，从善者还从规矩。你可以在庙里做点画工。担水劈柴，都已有入人了。只是庙里偏殿两壁的唐代壁画，已经腐蚀斑驳，模糊不清了。这一宝贵的古代艺术，如果让它烟消灰灭，十分可惜。以前我有空就临摹，已临了几十卷底稿，但还有大部分没有临摹。近年来我眼力不济，体力也不能胜任。你可以帮我临摹下来，保存这一祖国的胜迹。你的线条功夫和色彩的感觉是可以胜任的，而唐代画的线条别具雄浑与飘逸之妙。果能临摹完了，你的线条功夫，也会得益匪浅呢！只是殿中佛龕林立，光线很暗，白天也要擎烛点灯，工作很艰苦，天天临摹，全部临完也要三个月光景。当然我会随时指点你的。”

长水一口答应：“我一定来。”想了一想，又说：“我常来，你不会劝我做和尚吧，那我可不会干的。”

弘一安详而意味深长地说：“你是海上的明月，岭外的长风，光明豪雄，岂是空门所能收拢，而你的心，又全悟在一个‘艺’字上了！”

从此，长水与弘一法师成了忘年之交。

第二天一早，长水去到开元寺。弘一法师亲自带他打开了偏殿沉重的殿门，以前香火鼎盛的时候，三大殿全部开放，也不够做功德法事的。近年来关心佛事的人少了，香火冷落，东西殿的殿门常是锁的。走进殿里，光线顿时昏暗下来，封尘满布，看不清壁上的画。

弘一让长水擎着高脚蜡台，自己拿起一把长柄笤帚，首先在面着殿门的墙壁上轻轻地扫拂起来，随着灰尘徐徐地降落，一个身材纤细的少女的形象，逐渐地从

祥云朵朵的墙壁上走了出来。她肤色微黑，体态轻盈，敏捷的步履带着一股坚定的神气，向着一团火焰走去，只见她所踩过的地上，一步一朵莲花，那张开的双臂，仿佛要拥抱什么似的，那一对黑色的眼睛，被火光照得晶亮瑰丽，像在炭火中凝练的宝剑的闪光，美丽而有豪气。这幅壁画一下子就触动了长水心胸中的万顷波涛，他想：是什么促使这个纤细的少女具有这种美丽的神采和豪雄的威严呢？而她脚下的莲花，又是那样的五彩缤纷，娇艳鲜嫩，满含着晶莹的露水，背景的草地上有一匹母鹿在翘首长鸣。长水一点也不懂得佛教经传的内容。便问：“这是什么故事？”

弘一解释道：“这是《报恩经变》中的一章，鹿母夫人本生的故事。因为鹿母舔了修道仙人在石上洗衣的水，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女儿长大后，为了救老人，舍身去求火神，行七步，步步生莲花，这是大乘经典中著名的篇章。”

长水感叹道：“这位古代的画家画得真好，他将舍身取火的少女画得体质纤细而气度伟大，这是多么好啊！”

弘一补充说：“你看，画师用七朵彩莲歌颂这位勇敢的少女所选择的道路，真是巧思妙笔。”

弘一接着又轻拂掉下面墙上的封尘。那是一幅佛像和一幅残缺的天王像：这幅座像上身半裸，右肩披着一块袈裟，衣薄透体，那丰硕的身躯骨骼匀称，肌肉丰腴圆润，富有弹性。他左手擎天，右手擎地，五指自然地伸展，并不着力，表现出内心的宁静与坚定。他的面部表情温和，双目向前凝视，仿佛洞察了人生的真谛，通体丰满而庄严，给人以山岳一般的感觉。这里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气息，唯有国力强盛、充满自信的社会才会产生这种泱泱大度的艺术作品。另一幅是天王像，天王气宇轩昂，长髯轻扬，巍峨颀长的身躯，穿着宽大的衣袍，长袖临风，衣袂与飘带风舞，表现出凌空驾云、闲适而自信的风度。周围云气浮动，背后日照灿烂，光芒万丈。

长水看过不少寺庙中的佛教壁画，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呆板相，或是伪善的假相。从来没有看过在这尘封里的壁画，竟是这样的壮丽动人，气象万千。

弘一指点长水道：“这里是全国硕果仅存的一部分唐代壁画，佛教画到了唐代，已经完全成熟了，它摆脱了模拟外国的影响，创出了崭新的全部中国化图像，这些画的特点是：那线条刚劲而又有飘逸之姿，那色彩淡朴蕴藉，含艳而不露，构图结实而恢宏，产生了唐代独特的泱泱大国的风格。你比较这两幅画的线条：这幅佛像用的是北魏大画家曹仲达所传下来的‘铁线描’，这种线条清晰而细腻，适于表现宁静的美。这不仅表现了透体薄衣的质感，而且这衣裳好像是从水里涮出来似的，紧贴着身躯，又表现了人体的美。这种线条所表现的风

格，古人誉之为‘曹衣出水’。与之相媲美的是‘吴带当风’。你看这幅天王像的宽大的衣裳，当风飞舞，既画出了人物的动作影响衣褶的变化，又表现了气流的浮动，以及衣裳飘带临风飞动时激壮的韵律，这是唐代画圣吴道子所创造的运动感和立体感较强的线条——‘莼菜条’。临摹时要特别注意这两种线条的作用。”

长水又指着那些脱落的空白部分问：“这些脱落的地方怎么临摹呢？”

弘一说：“临摹古画不但要用眼睛来看，而且要用一颗心来看，佛像叫做‘心眼’。在顾恺之的《画论》中，有四个字最精辟，就是‘迁想妙得’。意思是作画人的思想要迁入到所画的对象的身上去，深切地体会对象的思想感情。人们总以为临摹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比创作易，实不尽然。临摹也要用‘迁想妙得’。因此，这些脱落了的空白部分，你要将它们设想出来，按规律补上去，使它复原，按这幅天王像是吴家祥的画风，这里缺掉一只袖子，必然是一前一后甩开的长袖，在云间临风大步行走的动态，你可以补画出来。但临摹最重要是‘传其神’，不了解原作的精神，虽然精工细致，亦步亦趋，也是面目呆板，精神萎靡，结果是遗神取貌，空有其表，所以说‘迁想妙得’才能刻画神情风度，你要多看多想，然后再动手临摹。”

连着三个月，长水每天都待在这阴暗的偏殿中，高擎烛台，观看、思考、临摹。这佛殿简直是一座唐代的艺术之宫，又仿佛是古代的画廊。原来壁画排列的顺序也是有意图的。一进门是一系列本生故事，都是以无止境的，绝对的慷慨来牺牲自己，不择对象地舍己救人为主题的。接着是吓唬人的“地狱变相”，最后是佛大放光明的“净土变相”。

弘一法师时常来看他，有时指点他一二，但更多的是惊异于他临摹功夫的精进和劝他休息，明天再画。当长水将一些“迁想妙得”向弘一叙述，征询弘一的意思时，弘一总是安详地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佛生于心，艺生于物，你有你独特的颖悟，何必征询朽人的意见呢。”

长水以他固有的专心与顽强，三个月临摹完了偏殿里全部的唐代壁画。当长水将一卷临摹的画稿送给弘一法师的时候，他熬瘦了，一头乱发，面色苍白，闪烁着一双大眼睛。弘一面对着他感慨不已地说：“艺生于勤，你将来的前途未可限量呢！”

临摹完了，长水闲散闲散身心，他要满山遍野地去逛几天，到海滨去洗澡、钓鱼、拾蛤蜊。此外他也盼望盛均的二姐快回来，好介绍他去战地服务团。过了两天，二姐果真回来了，一口答应介绍长水入战地服务团，只是要找好同行的

伴儿。长水高兴地跑向开元寺,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弘一法师。他找遍了前后大殿、禅房和玉兰院,都看不到法师的影子。最后他想也许到玉女岗去散步了吧。法师是喜欢双塔前那片庄严肃穆的松林的。在松林的尽头,玉女岗顶上,有一块大青石,在那里还可以眺望眼前的城市、东边的大海和西边辽无止境的重峦叠翠呢。

上得岗来,时已黄昏,他还是遍寻不着。于是他爬上塔去,只听见松林里传来一阵情意盎然的歌声,那歌词是他所熟悉的: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长水向塔外纵目一看,只见弘一法师背手伫立在岗顶大青石上,临风高歌,全身被夕照映得殷红一片,一群鸦雀在夕照中飞翔,像朵朵随风散落的火焰,只听得法师接着唱道: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是当时中学生的音乐课上都教过的名曲,只是长水和同学们唱时总是高高兴兴,一团欢喜。(少年们不总是把悲哀的歌也唱得欢天喜地的吗?)而今他听到的歌声,却是这样凄凉、离索。长水怔住了,他想法师怎么会唱这首歌呢?等他从沉思中惊觉过来的时候,法师已经走下山去了,那般红的夕阳,飞向重峦叠峰的山后迅速地沉落下去。

长水带着满腹疑问,来到弘一的禅房。这时弘一已在蒲团上双目紧闭打坐入定了。长水知道这是他每晚必做的功课,不便打搅他,便坐在禅桌旁,随便翻看桌上的书籍,那是一卷《燃灯录》。刚看了半个时辰,忽然听到弘一殷勤恳切的声音问:“你有什么事吗?”

长水说:“我不久要去战地服务团啦!你答应给我的字还没有写呢!”

弘一说:“一定会写的,下次来就可以取走。”

长水又笑着说：“法师，我刚在岗上听你唱《古意》这支歌呢，你怎么也会唱这支歌？是谁教你的？”

“歌为什么一定要人教才会唱呢？”

“是听人唱学会的吗？”

“歌为什么一定要听人唱才会唱呢？”

“那只有自己创作的了。”

弘一说：“你说对了，这是我《清凉集》中的一首作品。”

长水更奇怪了，说：“法师，你会写，会画，还会写诗，又会作曲，你是个书法家，美术家，诗人，又是个音乐家，怎么又是个出家人呢？我一点也不明白。”

弘一安详地说：“其实，知道的人很多，只是你太年轻了，不知道过去的事，今晚你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谈谈我的过眼云烟一生的行迹。”这时窗外已经暗下来，弘一挑亮了油灯，盘膝坐在蒲团上，安静地叙述着：

“我叫李息，字叔同，出家后法号弘一，署名一音，我在光绪五年出生在天津的豪富之家。父亲在六十八岁那一年，娶了我二十多岁的母亲做侧室。我的母亲是一个穷秀才的女儿。我五岁时，父亲死了，但留给我可以随心挥霍的钱财。我的母亲却教给我诗书琴画和从小就热爱艺术的习性。年轻时，我是个‘翩翩浊世佳公子’，常在津京一带妓院戏馆中游逛，结识名伶娼优，那时我是‘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对人生是‘休怒骂、且游戏’。光绪三十一年，我东渡日本，进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我被西洋的油画和音乐震撼了。我在国内组织过书画公会、丝竹会，但那都是水墨淡彩的国画，混声的齐奏，而一入上野，接触那油画丰富的表现力，钢琴的和声对位，使我惊异不已，无限倾心。我埋头学习了六年，渴望把这些新的美的种子带回祖国。当时孙中山的同盟会正号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我决心参加革命。柳亚子邀我参加‘南社’，我填词述怀：‘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那时真是壮怀激烈。

“辛亥革命胜利了，我回国入浙江第一师范教音乐、图画，兼教南京高等师范的功课。在杭州七年，徜徉湖山，优游岁月，我想把西洋的音乐、美术带给祖国，但我愈来愈发现军阀割据，国民党腐败，革命竟是一出走马换任的官场游戏，人民的地位一点没有改变。我感到了幻灭，我悟到人生就是生老病死苦。这时我心如死寂。一九一八年，我披剃出家，皈依佛教，长驻灵隐寺。

“但是‘七七事变’惊动了我的心，特别是江浙的沦陷，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我三十万同胞，使我感到中国人民的灾难，不是因果轮回，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强加我们的。因此，我提倡‘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

“可是我的衰朽之身，犹如夕阳，瞬即西沉，少年情怀，暮年壮志，抱负难展，这中华锦绣河山，我寄希望于谁呢？”

长水脱口唱道：“中华锦绣河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

弘一说：“是的，我寄希望于抗战的人民，更寄希望于你们青少年，唯愿你们将来点染山河，使她更美丽。”

弘一讲完了他的生平。这时候天色已经黎明，阵阵的晓风带来了清晨的爽意和玉兰树叶的清香，前院大殿里的钟声开始每日第一遍的嗡嗡长鸣了。

长水说：“您要准备做晨课，讲经了，我该回去了。”

弘一说：“我送你出山门。”

说着一直送长水走出了玉兰院，走出了山门，又走到山门外的云台上，直达下山的长阶前才告别。

长水连蹦带跳地下了百蹬阶台，回望高处，弘一法师还站立在云台的玉栏杆前，向他挥手。那早晨山间吹来的晓风，吹得他那件褐色的袈裟，飘然飞舞。

随后两天，长水忙着准备随一支部队到仙游的战地服务团去，没有去开元寺。这一天清晨，刘盛均约他去溪边钓青蛙，准备自制一顿丰盛的午餐，给长水饯行。两个人一直忙到太阳高照时，才捧着罐儿盆儿往回走。半路上，长水想到开元寺去取对联和画笔，就将东西交给小刘独自走了。刚走到庙会大街，就遇到一群街上的少年朋友，一个少年冲着长水喊道：“王长水，庙里的老和尚昨夜死了。”

长水一惊，问是哪个老和尚。少年们大声道：“弘一法师！”

“你还不快去看看！”

长水一听，吃了一大惊，二话没说，就向开元寺飞奔。一直冲进了玉兰院的禅室，只见弘一法师侧身面壁而卧，四周围绕着超度念经的十个和尚。弘一圆寂了。长水感到整个的身心仿佛挖空了似的无力，无限悲怆的情绪使他什么也表达不出来。他想在他流浪了半年多时光里，他却得到这位长者的温暖，他有什么值得这位法师爱护的呢？长水心潮起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直挺挺地站在禅床前面一动也不动。

时近中午，门外走进来两个和尚，收拾弘一法师桌上的字画，管事的和尚也招呼长水离去。长水一转身却看到禅桌上有一副新写成的对联。长水伸手就去翻，管事的和尚说：“你这孩子怎么乱翻呢？”

长水说：“这是送给我的，你看上面写了我的名字。”

果然有“长水居士法正”几个字。管事的和尚虽然感到奇怪，还是把对联给

了他。

中午，日照通明。超度念经的和尚轮班去吃饭了。长水默默地告别了弘一法师的遗体，挟着那副对联，茫然地走出了开元寺的山门，笔直地向庙会大街走去。他没有回南纸铺，完全忘掉了清晨和小刘在溪边钓青蛙时约定的事，也不感到饥饿。他径直跨进了一所绿色门楣，房屋衰颓的邮政局，花掉了全部零钱，买了一大堆邮票，贴在包裹着对联的封皮上，寄给那远在凤凰的亲爱的母亲去收藏，因为他知道在流浪的生活中，他身边是什么东西也保存不住的。他珍惜这件书法艺术和弘一法师对他忘年之交的情谊。

寄毕邮件，他迈出邮政局，沿着大街走去，尽量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然后趑进一条深巷，那是通往沿海长堤的捷径。他一路走，一路上什么也没有看见，在他的眼前怎么也离不开弘一法师音容宛在的生前情景……他遗赠给自己这副对联上的字迹——那清癯空灵的字迹，一如他那双清癯空灵的眼睛，瞪视着人间，倾听着发自性灵的慈悲：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正如他的署名“一音”，是一种诚挚的呼唤，是一个善良的声音。多么可敬的一位长者！多么智慧的一颗赤子之心！

这一切如今都已随风而逝了。

啊！这时长水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得离市区很远很远了，这里是废弃了的唐代古老海运码头。时间已近黄昏，他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他在堤岸旁颓圮的石阶上，一只手托着腮坐着发怔，一只手无意识地抚摩着从石缝里顽强地长出来的青青野草。一只挂着铜牌的赎罪山羊，从近处缓步地走来，在他身边踟蹰不去。长水抚摩着它那嶙峋的背脊，两颗热泪，不觉从自己的眼睛里掉了下来。

在夕阳西下的当儿，长水就坐在古老破败的码头上，凝视着嫣红而蓝紫的海水。那是大海对夕阳的最后返照，使海面铺满瑰丽而诡谲万变的颜色。防波堤下的海面，在徐徐不断地上涨，万有引力正在潮汐上施展着永恒不灭的威力。在海堤的对面，层层远去的山冈后面，夕阳已经沉没，晚霞的红晕，逐渐地失色，黯然。山脚下的村镇里，升起袅袅炊烟，混合着从山口迷漫出来的蒙蒙雾霭，苍茫暮色正在逐渐浓重深沉。

夜幕就要降临了。

无边的黑暗将抹掉山冈、隐没城市、盖过大海，笼罩整个大地。

今晚是二十五,那下弦月上升的时候很晚很晚。在它上升以后,即使它想把自己全部清辉洒向大地,那光辉也太柔弱,太清冷。但是在漫漫的长夜的后半宵,它还是照亮过一段路程,最后在拂晓的曙光中,还留下一弯淡淡的月痕。

发表于《福建文学》1981年第5期

《小说月报》1981年第7期转载